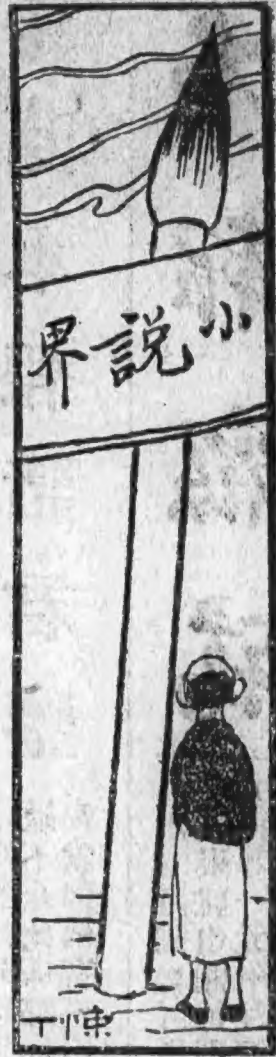


本報特別通訊

樓霞樓子先生鑒大函奉悉 尊暇乞 惠臨本社一談 本社啓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小說語

兩方面 ▲作者 ▲讀者

黃耀仙

我已經做一段『小說從那裏來呢』在本報中披露了。現在再要進一步說到讀者。作者的兩方面。說起來也很平常。不過我不是一個小說的作者。隔靴搔癢。要給人家好笑呢。然而值得人家好笑。是我的情願。只怕人家不好笑。那壞了。

一般人總說。讀者的眼光。有的兇。有的不兇。我以為讀者的眼光兇不兇。還不打緊。因為這兇不兇裏頭。正像嗜茄子。嗜石菖蒲。嗜一種動物的遺的種種的不同。既然是東西南北。沒有一個準確的定向。那末。就也不是一個緊要的問題了。可是執著一篇小說。讀得津津有味。覺得真有這人。有這事。說不出好的地方。也說不出沒有不好的地方。過了幾天。猛地聽得人家談論著一篇小說。或是偶然遇著外界的感觸。便印象到這篇小說上去。彷彿又重讀一遍。於是他腦筋中的印象。愈刻愈深。隔數年數十年。還牢牢的記憶著。這就是緊要的問題。也就是讀者最後的結晶。比了我們憑著一時的感覺。信口甲乙。要好得多哩。

如今要說到作者的一方面了。大概做小說的先著。第一在覓取材料。取材不是難事。取材的當否。却是一件難事。取材當了。沒有好筆墨。也是不行。筆墨好了。布局脈絡處處露著破綻。還是不行。所以做小說的至少也要知道上面說過的四端。須知怎樣樣

小說



返璞

何石頑

橘洲沈氏。世家也。以書田自給。至翼卿而貧甚。婦劉氏。字娟娘。秀骨天成。且善操作。家賴以支。適翼卿之友。為滬商有聲。知翼卿才。且憐其貧也。為介於某書局。主論文。月得金六十元。翼卿為文頗遲滯。往往一題在手。或經月而始成。則典麗輝煌。洞中肯綮。且通體遒練。無時下文人潦草之習。市主頗倚重之。積五年。始相安也。奈滬地繁華。習俗移人。娟娘目眩綺羅。耳沸笙歌。而高閣連雲。汽車風駛。尤為彼所心醉。求而不得。則慙及其夫。把鏡倚粧。自慚薄命。翼卿既憐其貌。又以其無失德也。乃盛購銀飾以媚之。娟娘始稍稍歡。久而知所御者。非最新時樣。意至不懌。然而翼卿心力瘁矣。境既不舒。心緒

遂亂。而為文乃益滯。娟娘既慙之。於書作文。乃大肆其詆。謂同學少年。今皆不賤。而子故步自封。為人作嫁。月得區區。至不能樂及妻子。設天下男兒盡如子者。我儕婦人。終身無吐氣揚眉時矣。翼卿聞言。擲筆長嘆。至是始稍習交遊。鄙文事不治。然耳聞語媚之辭。目睹脅肩之態。令人作嘔。性復不耐。有薦某局差事者。翼卿聞其總辦好談。意頗不欲。日者。為某商壽辰。延及娟娘。乃盛飾而往。至則車馬盈門。珠圍翠繞。有胸飾斗大珠花者。則外交界某某夫人也。有御鑽戒。懸明璫。徘徊如夜光者。則某銀行總理之掌珠也。娟娘所不。不過綾羅。所飾不外金器。平時固足以驕人。此際則藏之不迭。衆人目光偶觸。則羣有不屑之容。而娟娘苦矣。酒罷歸來。一燈獨坐。憤懷身世。淚落如潮。翼卿後歸。見狀惶惑。娟娘唾曰。天而既厭沈氏矣。吾其能與人爭乎。子毋慰我。我將鬻髮為尼。紅塵煩惱。非薄命人所能堪也。翼卿知其意。悄然無語。其明日。而某局之事成矣。薪水既豐。賄賂尤富。翼卿初不敢受。既聞人言。此向例也。却之。且得禍。懼而從之。同事輩日與與徵逐。而應酬亦漸夥。向來廉潔之翼卿。遂同流合污。不能自拔。而娟娘則極力營飾。已貧不足。則乞於人。人以翼卿方得勢。爭相借與。不半年。負債萬數。幸翼卿媚術日工。其成績乃出僨輩上。已而總辦調農次長任。即以其缺畀之。暴斂橫征。變本加厲。怨聲載道。而翼卿之囊橐豐矣。娟娘偶赴宴。則昔之加白眼者。皆改容相向。目有視。視娟娘。耳有聽。聽娟娘。口有道。道娟娘。娟娘此時。幾疑置身天上。喜極欲狂。願以身為總辦夫人。又不敢過於輕薄。遂極力矜持。而醜態乃百出。會有某夫人者。酒半方來。着輕綃霧之衣。綽約如仙。其項珠十倍於娟娘所御。而衆人之目光遂移。娟娘大恚。乃罄囊購一同樣者。以相比較。繼乃知即某夫人所御。彼蓋以五百金假諸市場。以炫耀於一時者也。始恨悔。然佳飾既得。益足以助其聲威。以炫翼卿曰。總辦夫人不當如是耶。問值幾

何。娟娘出券示之。則付值五萬。不足半數。期以年內付清。為之擔保者。即某銀行總理之掌珠也。翼卿意頗不懌。稍規勸之。娟娘哭曰。君殊顧爾。所以然者。端為汝也。不然。身為總辦。而夫人乃類諸小家婦。汝亦當羞死矣。且既無子女。集資何為。集資。欲納妾也。納妾。必逐我也。與其見逐於狐媚。毋寧死于君前。翼卿知不可諫。太息而出。是年冬。有同鄉走告。謂故山煤礦。久為某外商所垂涎。以不敢出面。欲得一中國人經理其事。設能墊款百萬。當以此席相酬。翼卿雖其厚利。然恐犯衆怒。稍拒却之。歸與娟娘言。娟娘曰。是大有利。君不速圖。人且捷足矣。且年關將屆。我債孔多。倘故步自封。則將來難於償還。信用一失。我等無面目矣。翼卿利令智昏。竟從其議。秘商之某某巨商。暫假巨款。赴期與同鄉返梓。商略既竟。而鄉人之攻擊羣起。某外商知事中變。挾資而逃。巨商聞警。立索償款。翼卿攝攝所有僅及十之二。遂被控於湘法庭。飽嘗鐵窗風味矣。娟娘初未之知。及接獄中書。謂我以卿故。大不韙。今陷獄中。命也。卿能改其鋼習。則服飾所御。尚可折數十萬金。縱有少數差。猶可設法。脫不然者。我無生望矣。娟娘得書痛甚。以數年慘淡經營之所得。而欲一旦捐之。情何能捨。展轉中宵。莫可為計。翌晨。為買花聲喚醒。睡臉初開。把鏡自視。不覺詫曰。庸脂俗粉。向乃以為天仙。久不見我面目。今而後始知不施朱粉。實清麗有加也。因檢布衣。着之適體。自穿衣鏡視之。儼然越國西施。殊出意料之外。返觀壁間歷來照片。則裝金傅粉。直一金碧輝煌之偶像耳。不覺大慚。取而一碎之。梳頭備莫知其意。以為主母瘋也。捐簪揮手令出。自將櫛篦。盈盈作墮馬粧。意態天成。芳心雀躍。試入繁華綺麗之場。衆莫不驚其淑艷。始悟前者虛榮心盛。稍不如人。輒在在如有人嘲笑。皆已心所召也。因盡出其寶飾。易貨幣。購翼卿於獄。不旬日。娟娘遷入新居。雖庭戶稍狹。而雅潔無纖塵。不雇傭。自司炊爨。翼卿歸。娟娘抱持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分銷處接洽。此報內容豐富，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為讀者提供極大之便利。定價如下：零售每份大洋一角，訂閱一季大洋三元，半年大洋五元，全年大洋九元。外埠訂閱，另加郵費。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非訟事件、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一弄一家一百號

枕亞浪墨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分銷處接洽。此報內容豐富，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為讀者提供極大之便利。定價如下：零售每份大洋一角，訂閱一季大洋三元，半年大洋五元，全年大洋九元。外埠訂閱，另加郵費。

史淚鴻雪

是止二用不喜有為此書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雙鬢記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玉梨魂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昌其書店
本店開設上海愛而近路中市專辦中西文具各種雜誌書籍以及學生用品應有盡有如蒙惠顧不勝歡迎
其昌書店謹啓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紫蘭花片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朱增宗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二號

名廣父小說百範

此書係先生新著，內容豐富，包括各種小說範例，為讀者提供極大之便利。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凡訂閱者，請向本報發行所或各分銷處接洽。此報內容豐富，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為讀者提供極大之便利。定價如下：零售每份大洋一角，訂閱一季大洋三元，半年大洋五元，全年大洋九元。外埠訂閱，另加郵費。

文譜家名十六

無巫遊不而之宏共寓此書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張舍我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筆調不落俗套，且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為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感其意味之永恆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編成冊，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為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為酬。

枕亞傑作余之妻

魂且瞠乎在後，迫論其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張舍我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筆調不落俗套，且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為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感其意味之永恆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編成冊，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為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為酬。

後七夜列傳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洋價一書後百五可閱亦自來

雙雲記

(十四)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金公道高德厚。乃欲奪我良師。真是怪事。子長笑曰。意公必以東床早得科第爲念。亦人情中事。未足爲怪也。壽門亦笑曰。金公愛子。獨不能推己之心。而不許我愛女乎。雖然。我有兼愛之法。願與兄下商之。使彼送子南來。就學於先生。仍如曩日在京時。與小女同伴。年齡尚小。固無嫌疑。且終是夫婦。更何用如世俗之避忌者。先生以爲何如。按壽門語總不肯稍事含蓄。且亦反照上文。子長曰。此事甚好。館甥貳室。得兩全之美。想金公雖獨子。亦未必不樂從也。負笈遠道。本求學所宜。况又託庇於丈人峯下。與尋常羈旅不同乎。此事殆必可成也。壽門爲夫人言之。夫人時常有病。頗思一見愛婿。聞此耗也。精神爲之一爽。病亦稍減。於是壽門隨寄書京中。述此意於金公。並謂如我公以爲可行者。則事不宜遲。從速南來。有安伴同行。自然最好。果一時不得良伴者。弟當挽祝師一行。來候公子。一同至湘。則我公亮能放心無慮矣。(按師道尊嚴。李壽門竟欲委託子長跋涉長途。以逆其愛婿。是以僕隸待其師矣。此又壽門德薄處。)金公復書。謂此事蒙惠愛小兒。辦法頗好。俾小兒得再事良師。又練習遠出。亦男兒所當有事者。惟不必急就。容覓良伴。偕之南來。如謂勞祝師僕僕道途。驅馳南北。則萬萬無此理。且請不必性急。天假良緣。必有安伴也。壽門既得復書。亦自覺託祝師北上迎婿一語。未免因性急而欠斟酌。只好待其自行南來。是年恩科命下。各省放主考。凡邊遠數省。出京特早。雲南主考李君者。金健者同年友。遂託之帶雲士同行。以過湘爲順道也。將啓行。金公戒其子曰。兩年尚幼。又初次遠行。飲食寒暖。自當加意。無以疾病遺父母憂。至於讀書用功。亦有適當之法。意固不可。急進亦不宜。昔人所以戒戒躁等也。且過於刻苦。則身體亦有妨害。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此不通之論。果如此語。則一夜之睡眠。尙有幾時。不釀成疾病者幾希。此又當自斟酌者也。幸祝師善教。此等處必能體貼及之。然總以自有主見爲第一要義。若夫立身行事方面。宜處處以聖哲經訓爲依歸。自小養成良好之習慣。則言行一致。文人無行之弊。不掃而自除矣。王陽明知行合一不欺良知之說。所以爲後世學者所稱重也。龍瑞一一受教。又曰。兩年雖幼。然已漸漸長成。男女有別。書舍中有師在。固爾盤桓之地。李氏內室。除向岳母請安外。不宜常常入。以別嫌疑。龍瑞復應曰唯唯。於是爲治裝隨季年伯一同南下。季君於路上時時叩問雲士學術。歎爲早達之才。不媿名父之子。深加敬愛。季亦有女。年相若。惜此快婿已爲李壽門所得。殊可妬也。未幾抵湘。壽門先已派人來迎雲士。接入長沙。季君不便勾留。雲士深致謝之。壽門亦使人持書謝季君。爲之數千里帶其愛婿南來也。祝師謂金生許久不見。已長大如成人矣。既拜見岳父母。與情雲仍以兄妹禮相見。同讀仍在一館。而別館雲士於內堂左落之偏室中。李夫人意。以時時可爲之照料寒煖也。不用館僮侍僕。命一五十許之嫗。伴宿其臥室之側廂中。臥室雅潔。以半爲讀書之處。庭中竹石清幽。頗堪小步。倩雲午前至祝師處。與雲士同讀。午後習繡。繡倦至雲哥處小坐清譚。則雲士亦已由館中退休。於內堂書舍矣。

雙熱曰。此回有諫果回甘之致。吾言何指。指雙雲之離合也。上回南轅北轍。人各一方。此回又復雙坐書城。朝夕相見。其文其事。妙有翻騰。金公以男女引嫌戒其子。此老畢竟是個道學面孔。弗類壽門之洒脫也。金之不近人情。何若李之十分做美。館甥貳室。出入無拘。俾一對小夫妻。極耳鬢厮磨之樂。此一準小夫妻。當咸感激是翁之知情識趣也。

屋父賣文

吾友東越許虞父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涵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食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弼文爲定例如左
聯語長聯二十元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短
聯五元 小說文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這事。因爲心盧不肯相信。天下有這等寡廉鮮恥。蔑倫棄理的人。只說。采臣故甚其詞。采臣倒給他說得氣急起來。冷笑道。我和他們沒有什麼仇怨。何苦紅口白舌。造出這等慘無人理的謠言來。傷害人家的名譽呢。我見采臣急了。忙笑說。心盧年紀輕。沒有在社會上做過事情。那裏曉得世情的機詐。人心的污濁。你能曉得幾件事兒。就敢輕說世事呢。心盧經我一說。便抵着嘴兒。微微一笑。采臣這才又鼓起談興來。這時。大家已經就坐。他們倆都能喝酒。我也不和他們客氣。因肚子發餓。先叫茶房盛上一碗飯來吃着。那采臣一面吃喝。一面又接說道。剛剛碰到了金生這場大負。一時周轉不靈起來。他自己不覺怎樣。倒是他那一部下。首先代他發急。各自分頭。設計的設計。獻策的獻策。正在大鬧亂子的時候。伯塘又風聞得金生和他割靴的事情來。不由心中大怒。便和他那一班親戚

。正和這女人鬧脾氣。上牀之後。兀自噤哩咕嚕的。說他不該貪圖金生年輕俊俏。做出這等下流事情。敗壞了他家的名譽和門風。碎碎煩煩。說個不。那女人先還不承認。後來恐怕和他爭執。壞了金生的計畫。只得忍着氣。由他去說。到了夜半光景。二人已都睡熟。忽聽一陣子打門聲響。伯堪先驚醒了。還大聲喝問。是什麼人。這般胡鬧。那知這女人一聽門外叫喚之聲。就嚇得抖做一團。出聲不得。伯堪更弄得莫名其妙。那女人只說得一句。可怎……怎麼好。是他……他……他回來了。伯堪大驚道。你說什麼話。這他是誰啊。……一語未了。無賴們已經破門而入。大夥兒趕上樓來。那假扮丈夫的人。立刻大聲吆喝道。無恥男女。你們幹得好事。我才出門了幾個月。你就做出這等事情來。真正氣死我了。走上前去。將這女人劈面敲了一頓老大耳刮子。打得那女人面孔紅了半邊。抽抽噎噎

們講起。想要再把金生關禁起來。洩洩他的一股惡氣。不料這班親戚們。也大半受過金生好處。和他都是一黨的人。得知這個風聲。不免又添上些資料。奪着告訴金生。金生聽了。大爲驚慌。打算要偷點銀子。逃到上海。當時就有他身邊頂得意的一位參謀先生。替他想出一條好計。因爲伯塘是遇色就昏的人。旁的的事情。雖然精明妥當。獨有了女色上面。該精明的。也不精明了。該妥當的。也不妥當了。他和那女人。姘識了已有一月多了。却總不會將他的底細。打聽出來。剛剛他那令郎。又明明曉得他爹對於這女人的根底。還不及自己那樣詳細。所以這位參謀。就替他想出這仙人跳的惡計來。叫他先和這女人商量好了。做成一個圈套。另外買囑了一個生人出面。等到伯塘來時。便去約齊幾個無賴。前去敲門捉奸。倘有事情。統歸金生一人負責。佈置妥當。約期舉事。伯塘那知就裏。這天

地。哭將起來。却只捧住了被頭。連頭也不敢抬起。也不敢說一句話兒。那無賴便要上去打伯塘。伯塘膽子素小。又捏不住他們。究竟是什麼來頭。瞧這情形。分明這女人便是來人的妻子。但向來也不聽見女人說起有丈夫的。莫非此中另有什麼黑幕。然而無論如何。到此地位。也不容他再有置辯的餘地了。見那人來勢洶洶。像要打他的樣子。禁不住赤着身子。叫聲阿也。向後一仰。却把一顆頭。在後面牆壁上。撞起了一個疙瘩。惹得衆人禁不住要笑出來。正在這個當兒。就有一個稍許斯文一點的。出來調停。勸那人不要動氣。一面又責備伯塘。不該自失體面。好淫人家妻子。伯塘嚇得只是發抖。連身上發冷也不覺得。又有一人調侃他道。呂先生。瞧你這光景。一定和貴相好上過樺兒來的。這不是玩的事情。回來吹了風。受了寒。還要弄出毛病來咧。咳。可憐可憐。我來替你說個分上。快把衣

